



**CHINESE A1 – HIGHER LEVEL – PAPER 1
CHINOIS A1 – NIVEAU SUPÉRIEUR – ÉPREUVE 1
CHINO A1 – NIVEL SUPERIOR – PRUEBA 1**

Tuesday 16 November 2004 (afternoon)
Mardi 16 novembre 2004 (après-midi)
Martes 16 de noviembre de 2004 (tarde)

2 hours / 2 heures / 2 horas

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

-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
-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Write a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.

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

-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N'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'y être autorisé(e).
-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.

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

-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.
-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Escriba un comentario sobre un solo fragmento.

CHINESE A1 – SIMPLIFIED VERSION

CHINOIS A1 – VERSION SIMPLIFIÉE

CHINO A1 – VERSIÓN SIMPLIFICADA

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：

1 (a)

杏 黄 月

杏黄色的月亮在天边努力的爬行着，企望着攀登树梢，有着孩童般的可爱的神情。

空气是炙热的，透过了纱窗--这个绿色的罩子，室中储蓄了一天的热气尚未散尽，电扇徒劳的转动着。桌上玻璃缸中的热带鱼，活泼轻盈的穿行于纤细碧绿的水藻间，鳞片上闪着耀目的银光。这是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点缀了，这还是一个孩子送来的，他的脸上闪烁着青春的光彩，将这一缸热带鱼放在桌子上：

“送给你吧！也许这个可以为你解解闷！”

10 鱼鳞上的银光，在暮色中闪闪明灭，她想，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吗？闪烁一阵子，然后黯然了，接着又是一阵闪光……，但谁又能说这些细碎的光片，能在人们的眼前闪耀多久呢？

杏黄月渐渐的爬到墙上尺许之处了，淡淡的光辉照进了屋子，屋子中的暗影挪移开一些，使那冷冷的月光进来。

15 门外街上的人声开始嘈杂起来，到户外乘凉的人渐渐的多了，更有一些人涌向街口及更远的通衢大道上去，他们的语声像是起泡沫的沸水，而隔了窗子，那些“散点”的图案式的人影，也像一些泡沫：大的泡沫，小的泡沫，一些映着月光的银色泡沫，一些隐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，时而互相的推挤着，时而又分散开了，有的忽然变大了，闪着亮光，有的忽然消灭了，无处追寻。

忽然有个尖锐而带几分娇慵的声音说：

20 “月亮好大啊。快照到我们的头顶上了。”

接着是一阵伴奏的笑声，苍老的，悲凉的，以及稚气的，近乎疯狂的：“你怕月亮吗？”

玻璃缸中的热带鱼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。

街上的嘻杂的人语声、欢笑声，暂时沉寂了下来。

25 谁家有人在练习吹箫，永远是那低咽的声音，重复着，重复着，再也激扬不起来了。

月亮也似仍在原来的地方徘徊着，光的翅膀在到处扑飞。

门外像有停车的声音，像是有人走到门边……她屏止了呼吸倾听着。

30 那只是她耳朵的错觉，没有车子停下来，也没有人来到门前，来的，只有那渐渐逼近的月光。

月光又更亮了一些，杏黄色的，像当年她穿的那件衫子，藏放在箱底的已多久了呢，她已记不清了。

没有开灯，趁着月光她又将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学的信读了一遍，末了，她的眼光落在画着星芒的那一句上：

35 “我最近也许会在你住的地方路过，如果有空也许会去看看你。”

也许……也许……她脸上的笑容，只一现就闪过去了，像那些热带鱼的鳞片，悠然一闪，就被水草遮蔽住了。

水草！是的，她觉得心上在生着丛密的水草，把她心中那点闪光的鳞片，那点希望都遮住了。

40 她快快的将信叠起，塞在抽屉底一些旧信中间。

那低咽的箫声又传来了，幽幽的，如同一只到处漫游的光焰微弱的萤虫，飞到她的心中，她要将它捕捉住……对，她已将它捕捉住了，那声音一直在她的心底颤动着，且萤虫似的发着微亮。

45 她像是回到了往日，她着了那件杏黄的衫子轻快的在校园中散步，一切都是闪着光，没有水草，……是的，一切都是明快朗丽的，没有水草在通明的

水面上散布暗影，年轻的热带鱼们在快活的穿行着，于新鲜的清凉的水里，耳边、窗外、街头没有嘈杂的声音传来。

那些女孩子说话的时候，也没有这么多的“也许，也许”，她们只是写意的在那园子里走着，欣赏着白色花架上的茑萝，一点一点的嫣红的小花，“像是逸乐，又像是死亡。”她记得她们中间有一个当时如是说。那是向着那盛开的茑萝，向着七月的盛夏说的，其实什么是逸乐什么是死亡，她那时根本不了解，也因为如此，觉着很神秘，很美。她想，她永远不会了解前一个名词的意义了。

她睁开眼睛，又大又圆的月亮正自窗外向她笑着，为她加上了一件杏黄的衫子，她轻轻的转侧：

“一件永不褪色的衫子啊。”

月光照着桌子上的玻璃鱼缸，里面的热带鱼凝然不动，它们都已经睡去了，在那个多水草的小小天地里。

箫声已经听不见了，吹箫的人也许也已经睡了，呜咽的箫已被抛弃在一边，被冷落在冷冷的月光里。

夜渐渐的凉了，凉得像井水。夜色也像井水一样，在月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作蔚蓝色，透明而微亮的蓝色。

她站在窗前，呼吸着微凉的空气，她觉着自己像是一尾热带鱼，终日在这个缸里浮游着，画着一些不同的圆，一些长短大小不同的弧线。

她向着夜空伸臂划了一个圆圈，杏黄色的月亮又忍不住向她笑了，这笑竟像是有声音的，轻金属片的声音，琅琅的。

张秀亚 1985

1 (b)

雨 后

雨后黄昏的天空，
静穆如祈祷女肩上的披巾；
树叶的碧意是一个流动的海，
烦热的躯体在那儿沐浴。

5 我们避雨到槐树底下，
坐着看雨后的云霞，
看黄昏退落，看黑夜行进，
看林梢闪出第一颗星星。

有什么在时间里沉睡，
10 带着假想的悲哀？
从岁月里常常有什么飞去，
又有什么悄悄地飞来？

我们手握着手、心靠着心，
溪水默默地向我们倾听；
15 当一只青蛙在草丛间跳跃，
我仿佛看见大地在眨着眼睛。

陈敬荣 1946

CHINESE A1 – TRADITIONAL VERSION

CHINOIS A1 – VERSION TRADITIONNELLE

CHINO A1 – VERSIÓN TRADICIONAL

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：

1 (a)

杏黃月

杏黃色的月亮在天邊努力的爬行着，企望着攀登樹梢，有着孩童般的可愛的神情。

空氣是炙熱的，透過了紗窗--這個綠色的罩子，室中儲蓄了一天的熱氣猶未散盡，電扇徒勞的轉動着。桌上玻璃缸中的熱帶魚，活潑輕盈的穿行於纖細碧綠的水藻間，鱗片上閃着耀目的銀光。這是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點綴了，這還是一個孩子送來的，他的臉上閃爍着青春的光彩，將這一缸熱帶魚放在桌子上：

“送給你吧！也許這個可以為你解解悶！”

魚鱗上的銀光，在暮色中閃閃明滅，她想，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嗎？閃爍一陣子，然後黯然了，接着又是一陣閃光……，但誰又能說這些細碎的光片，能在人們的眼前閃耀多久呢？

杏黃月漸漸的爬到牆上尺許之處了，淡淡的光輝照進了屋子，屋子中的暗影挪移開一些，使那冷冷的月光進來。

門外街上的人聲開始嘈雜起來，到戶外乘涼的人漸漸的多了，更有一些人涌向街口及更遠的通衢大道上去，他們的語聲像是起泡沫的沸水，而隔了窗子，那些“散點”的圖案式的人影，也像一些泡沫：大的泡沫，小的泡沫，一些映着月光的銀色泡沫，一些隱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，時而互相的推擠着，時而又分散開了，有的忽然變大了，閃着亮光，有的忽然消滅了，無處追尋。

忽然有個尖銳而帶幾分嬌慵的聲音說：

“月亮好大啊。快照到我們的頭頂上了。”

接着是一陣伴奏的笑聲，蒼老的，悲涼的，以及稚氣的，近乎瘋狂的：“你怕月亮嗎？”

玻璃缸中的熱帶魚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。

街上的嘻雜的人語聲、歡笑聲，暫時沉寂了下來。

誰家有人在練習吹簫，永遠是那低咽的聲音，重複着，重複着，再也激揚不起來了。

月亮也似仍在原來的地方徘徊着，光的翅膀在到處撲飛。

門外像有停車的聲音，像是有人走到門邊……她屏止了呼吸傾聽着。

那只是她耳朵的錯覺，沒有車子停下來，也沒有人來到門前，來的，只有那漸漸逼近的月光。

月光又更亮了一些，杏黃色的，像當年她穿的那件衫子，藏放在箱底的已多久了呢，她已記不清了。

沒有開燈，趁着月光她又將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學的信讀了一遍，末了，她的眼光落在畫着星芒的那一句上：

“我最近也許會在你住的地方路過，如果有空也許會去看看你。”

也許……也許……她臉上的笑容，只一現就閃過去了，像那些熱帶魚的鱗片，悠然一閃，就被水草遮蔽住了。

水草！是的，她覺得心上在生着叢密的水草，把她心中那點閃光的鱗片，那點希望都遮住了。

她快快的將信疊起，塞在抽屜底一些舊信中間。

那低咽的簫聲又傳來了，幽幽的，如同一只到處漫游的光焰微弱的螢蟲，飛到她的心中，她要將它捕捉住……對，她已將它捕捉住了，那聲音一直在她的心底顫動着，且螢蟲似的發着微亮。

她像是回到了往日，她着了那件杏黃的衫子輕快的在校園中散步，一切像

45 都是閃着光，沒有水草，……是的，一切都是明快朗麗的，沒有水草在通明的
水面上散布暗影，年輕的熱帶魚們在快活的穿行着，於新鮮的清涼的水里，耳
邊、窗外、街頭沒有嘈雜的聲音傳來。

50 那些女孩子們說話的時候，也沒有這麼多的“也許，也許”，她們只是寫
意的在那園子里走着，欣賞着白色花架上的蔥蘿，一點一點的嫣紅的小花，“像
是逸樂，又像是死亡。”她記得她們中間有一個當時如是說。那是向着那盛開
的蔥蘿，向着七月的盛夏說的，其實什麼是逸樂什麼是死亡，她那時根本不了解，
也因為如此，覺着很神秘，很美。她想，她永遠不會了解前一個名詞的意義了。

55 她睜開眼睛，又大又圓的月亮正自窗外向她笑着，為她加上了一件杏黃的
衫子，她輕輕的轉側：

“一件永不褪色的衫子啊。”

月光照着桌子上的玻璃魚缸，里面的熱帶魚凝然不動，它們都已經睡去
了，在那個多水草的小小天地里。

60 簫聲已經聽不見了，吹簫的人也許也已經睡了，嗚咽的簫已被拋棄在一
邊，被冷落在冷冷的月光里。

夜漸漸的涼了，涼得像井水。夜色也像井水一樣，在月光照耀不到的地方
作蔚藍色，透明而微亮的藍色。

她站在窗前，呼吸着微涼的空氣，她覺着自己像是一尾熱帶魚，終日在這個缸里浮游着，畫着一些不同的圓，一些長短大小不同的弧綫。

65 她向着夜空伸臂劃了一個圓圈，杏黃色的月亮又忍不住向她笑了，這笑竟
像是有聲音的，輕金屬片的聲音，琅琅的。

張秀亞 1985

1 (b)

雨 後

雨後黃昏的天空，
靜穆如祈禱女肩上的披巾；
樹葉的碧意是一個流動的海，
煩熱的軀體在那兒沐浴。

5 我們避雨到槐樹底下，
坐着看雨後的雲霞，
看黃昏退落，看黑夜行進，
看林梢閃出第一顆星星。

10 有什麼在時間里沉睡，
帶着假想的悲哀？
從歲月里常常有什麼飛去，
又有什麼悄悄地飛來？

15 我們手握着手、心靠着心，
溪水默默地向我們傾聽；
當一只青蛙在草叢間跳躍，
我彷彿看見大地在眨着眼睛。

陳敬榮 1946